

# 浅论中山咸水歌的源流和发展

林凤群

摘要：咸水歌是疍家人群中广泛流传的口头文化，历史上，疍家人无论是插秧种田、出海捕鱼或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都以咸水歌作为渲泻情感的载体。本文通过论述中山咸水歌的源流和发展，试图探究疍家文化的历史流变。

关键词：中山咸水歌 源流 发展

## 一、咸水歌伴随南方流域疍民而衍生

“对一个民族来说，每一个民族大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和活动的地域，该地域的自然环境对该民族有很大影响，进而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该民族的文化特征。”<sup>①</sup>

据史料记载，珠江流域一带的百姓大多是在宋末逃避中原战乱而向南迁徙，经过南雄珠玑巷这一驿站后，为逃避朝廷追杀“胡妃”的大军，百姓继续乘着竹筏等沿着珠江流域向下游漂移，他们散居在珠江下游的中山、顺德、珠海等沿海地区和河网地带，以种禾、种蔗、种蕉、养鱼、种桑、养蚕为生，有些则长年以舟楫为家，在水上从事渔业捕捞或运输货物为生，这些紧紧依靠流域为生的人群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疍民。珠江流域的疍民这一群体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疍家话，带有广府白话语调，因受到地方方言影响，各地之间的疍家话音韵也有所不同。<sup>②</sup>

宋末之前，珠江流域的大沙田都是一些冲积滩涂，空旷寂寥，

①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

② 甘建波著：《中山民俗与民间艺术》，珠海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人烟稀少，疍民生活艰苦而单调，为了抒发心中的苦闷和孤寂，以及减轻生活和劳动的压力等，渐渐地，疍家人创作诞生了咸水歌这一口头文化。据考证，在广东的珠江、东江、西江、北江、汕尾，广西的梧州、北海，海南的三亚以及福建部分沿海、港澳地区等，南方水域所流动的疍民，历史上都有传唱咸水歌的习俗。而中山咸水歌则是疍家文化中的典型代表。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口西岸，宋代以前是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山地和丘陵岛屿。“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sup>①</sup>

明代嘉靖年间出版的《香山县志》中记载的“醮子女，歌唱以导其情，曰歌堂酒”<sup>②</sup>等文字，均是记载香山地区疍家人唱咸水歌的情景。可见咸水歌早在宋代就诞生并在明代开始流行了。

## 二、咸水歌是反映疍家人精神世界的口头文化

咸水歌的诞生，最初是疍民为了抒发生活的孤寂和苦闷而随口而唱。“以舟楫为家以捕鱼为业，这差不多是他们生活的概况。但他们足以使吾人注意的，却是那种‘诗的生活’。这当然是一条通例：凡民族生活简单的，他们歌唱的生活，总要发达得多。”<sup>③</sup>

后来，这种口头文化经过传承和发展，成为了疍家人一种重要精神生活的载体。疍民无论是婚丧嫁娶，互诉衷肠，或是唱山唱水，唱花唱月，都以咸水歌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疍家人无论是呀呀学语的小孩，还是年轻力壮的男女青年，或是七老八十的长者，全都会随时“爆肚”，出口成歌，无所不唱。

疍家人在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咸水歌，因此，咸水歌还衍生出高堂歌、大缙歌、姊妹歌等众多的歌种。

① 《太平环宇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19 页；

② 《香山县志》，明代嘉靖年版，《风俗篇》；

③ 钟敬文：《中国疍民文学一商》，载《典藏民俗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4 页。

在中山咸水歌中，以歌传情是最常见的一种。大沙田水乡的男女青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以出海捕鱼、围海造田、种蕉薏草为生，面对着空旷辽阔的大沙田，为了抒发生活的苦寂，也为了与异性交流，他们在划艇耕田或捕鱼的同时，也扯开歌喉进行对歌以获得交流。《钓鱼仔》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咸水歌：“你是钓鱼仔还是钓鱼郎罗嘴，我问你手执鱼丝有几十壬长？几多十壬在海底，几多十壬在手上，还有几多十壬在船旁……”<sup>①</sup>，这一首中山咸水歌，在坦洲等大沙田水乡流行了数百年，被一代代的青年男女反复咏唱。《钓鱼仔》的歌词既是水乡生活场景的写照，也是男女试探的心声反映。在获得肯定的歌声回应的时候，两艘小艇渐渐靠近，两颗年轻的心也渐渐靠近。可以说，《钓鱼仔》一歌成就了不少疍家青年男女的姻缘，它也成为流行在大沙田地区最有生命力的一首情歌。

咸水歌并不是在欢欣的时候歌唱，很多时候，它还是疍家人倾诉心声的一个载体，以姊妹歌为例，多是以唱疍家女性对生活 and 命运的慨叹。比如《哭嫁歌》，就是疍家姑娘在出嫁前夜，与一群姐妹一起，唱对姐妹友谊的不舍，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以及唱即将嫁到夫家对未来婆家生活的担忧心情等，通常唱个通宵达旦，唱得泪流满面。而《哭丧歌》可以说是大沙田地区的挽歌，家中长者辞世，后辈为灵柩守夜的同时，还凭歌寄意，怀念先人的种种好处，以及祝愿先人升仙：“有你在生大镬煮，无你在生捱蕃薯”是哭丧歌的最典型歌句，反映家庭主心骨失去后，其家中孤苦的妇孺对未来生活发出无助的哀叹。

可以说，咸水歌这种口头文化，反映了疍家人的内心真实感受，是疍家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 三、从疍民口头文化到登上大雅之堂的嬗变

---

<sup>①</sup> 林凤群编者：《岐海寻珍——中山民间文学拾萃》，珠海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 页。

“咸水歌是疍家民族的一种心声，很值得去欣赏和研究。它的优点在于表情的真切和音律的谐美。”<sup>①</sup>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老先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关注到咸水歌所蕴含的艺术之美。

作为在疍家人中广泛流行的歌种，中山咸水歌在世世代代中得以传唱，同时，涌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民歌手。而这些出类拔萃的歌手将中山咸水歌从大沙田传播开出去，从而使疍家文化走出了沙田水乡而置身于社会广泛关注的视野之下。

中山典型大沙田地区坦洲镇的已故民歌手何福友，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手之一，他擅于歌唱并很有“爆肚”创作才华。他写过、唱过的咸水歌有几千首，1956 年和 1960 年，他两度赴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文教工作先进工作者群英大会，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献唱咸水歌等。他的个人代表作长句咸水歌《金斗湾》从 20 世纪 50 年代唱到 90 年代，有些作品还被灌录成音像制品。梁容胜也是坦洲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他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加入了中山县文工队，一度成为广东省华南歌舞团民歌独唱演员，他于 1960 年出席了全国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大会，1958 年、1994 年两次以中山咸水歌灌录了唱片。

如今，何福友和梁容胜两位民歌手已经逝世十多年了，但每当说起中山咸水歌的“咸水史”，人们还总会提起他俩的名字。

在坦洲等大沙田地区，还活跃着一批很有才华的民歌手，其中，年逾六十的梁三妹，家中姐妹几人都从小就跟父亲学唱咸水歌，三妹更是从 12 岁起就随同父辈走村串队传唱，1958 年加入了中山县文工团，1994 年她和吴志辉等中山歌友灌录了《中山民歌》金碟 CD；2003 年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她录制了中山咸水歌向全球华人广播。另外，梁连友、梁容妹两名坦洲民歌手，近年来也经常在省市区及国家级舞台上亮相，前两年春节，这两名歌手还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到

---

<sup>①</sup> 钟敬文：《中国疍民文学一商》，载《典藏民俗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8 页。

北京录制咸水歌节目向全球华人播放。

另一位至今活跃在坦洲一带的民歌手吴志辉，在唱情、唱景、唱人、唱物方面有很高的“爆肚”才华，而且保留了疍家人演唱中山咸水歌的原生态唱腔唱法，声调高昂开阔，擅长于男女声咸水歌对唱。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吴志辉钟情于咸水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2008 年 3 月，吴志辉被文化部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sup>①</sup>

#### 四、咸水歌成为疍民群体的身份确认

“民族性是某一民族独有，深深地打上该民族的烙印，体现了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智慧、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情感表达等因素。”<sup>②</sup>

作为疍家这一独特族群传承了数百年的口头文化，咸水歌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被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2010 年 9 月初，中山市举行文化艺术顾问会议，广东的郑秋枫、姚晓强等著名音乐家在发言中一再强调：中山咸水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是岭南音乐的重要元素，应当很好地进行保护和发展。

事实上，作为一种在珠江流域广泛人群中流传了数百年的歌种，中山咸水歌的民俗学价值、音乐学价值早就被社会广泛关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何福友、梁容胜两位民歌手就被广州音乐学院民歌特聘为民歌音乐教授，由他们教唱咸水歌。同时，中山咸水歌也吸引了专业音乐家前来大沙田地区进行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广东的著名民间音乐家许树坚等，就从大城市深入到中山的坦洲等大沙田，住在疍民的艇上及茅寮里，对咸水歌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创作了《竹树开花根连根》等脍炙人口的新民歌，在中山沙田地区传唱了大半个世纪而一直流传至今。

① 郑集思主编：《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珠海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②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 页。

由于咸水歌是珠江流域的水上疍民在数百年生活演变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所创作产生的口头文学，疍民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声诉说心中的苦与乐，涉及疍家人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是疍家人共通的语言，在疍民群体中起到身份确认的作用。

另外，咸水歌所蕴含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文化价值，近百年来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为之深入研究。笔者在近年曾先后多次接待过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博士生阿爽，远在东瀛的这位小女子经过我国民间文化机构批准后将中国岭南沙田地区流行的中山咸水歌锁定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方向，不远万里地多次深入到中山的坦洲、横栏等沙田地区的小艇上、茅寮里，一句句地记录下当地民歌手所演唱的中山咸水歌。作为疍民的后代，笔者在敬佩这位日本小女子的钻研精神外，更是为咸水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所迷醉。

国务院在 2006 年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就将中山咸水歌列入其中<sup>①</sup>，可见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

## 五、传承咸水歌是对疍家文化的保存与弘扬

作为带有珠江流域浓厚地域特色的中山咸水歌，成为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生活的疍民数百年来情感的载体。在疍民的人文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如何传承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而中山市社会各界近年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2010 年暑假期间，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到中山市东升镇胜龙小学做调研，几位即将升上初中的小学生，这一天再次回到母校的音乐室，一起唱起了她们擅长的咸水歌，在一曲传统的《对花》之后，她们又试唱了老师最新创作的一首咸水歌，稚嫩和清丽的歌声，令远道而来的课题组成员耳目一新。在没来中山

---

<sup>①</sup> 郑集思主编：《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珠海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咸水歌这种历史悠久的民歌，已经随着珠江三角洲人文生态的改变而日渐式微，而在同样是日渐繁华的东升镇这里，咸水歌还能在新一代中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让人感受到咸水歌这一古老的艺术所蕴含的恒久魅力。

事实上，作为世代以艇为家、依水而居大的疍民来说，咸水歌可以说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文化载体。然而，随着珠江三角洲面貌的日新月异，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纵横的河涌日渐减少，大片的水塘、蕉地被圈地成为了工业园区，疍民以捕捞为生、以种养为生的生活方式正在日渐改变，加上多元化的现代娱乐无处不在，曾经传唱百年的咸水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壤，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更是使年青一代文化意识、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改变，咸水歌这一民间艺术处于绝唱的濒危边缘。<sup>①(11)</sup>

好在，有识之士对咸水歌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有加，除了一大群热心的老歌手热心传承之外，中山市各级机构也积极开展传承工作，特别是在地处沙田地区的坦洲镇、东升镇、民众镇、横栏镇等沙田地区的学校建立传承基地，通过民歌手和学校共同努力，将咸水歌在下一代中开展传承，使疍民的下一代对中山咸水歌的基本常识有起码的了解，进而深入其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在胜龙小学等沙田地区的学生，如今已形成了以擅唱咸水歌为荣的风气。一些长期被咸水歌浸染的学生，更是将当音乐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

正是中山咸水歌在下一代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使中山咸水歌这一岭南传统音乐重要元素相传和发展下去有了重要保障。

---

<sup>①</sup>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纲要》，2010年12月编撰。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博爱五路2号文化馆5楼